全唐文/卷0208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全唐文

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需要人工复查。复查后，请移除此模板。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八目錄

韓凝

漢齊蓋廟碑

沈伯儀

郊丘明堂嚴配議

李昭德

請建皇嗣疏

東方虬

尺蠖賦

蚯蚓賦

蟾蜍賦

韋元旦

游神泉詩序

張齊賢

明堂告朔議

七廟議

馮萬石

對文詞雅麗策

對求賢策

對歷數策

對議邊塞事策

對不以采蘋爲節判

吴揚吾

明堂告朔議

魏靖

理冤濫疏

蔣挺

對增貲就賦判

韓凝

凝，昌黎人。

漢齊蓋廟碑

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氏，從其謚以稱族。自羲、軒法天，洎我唐垂拱，取威定霸，宏弼皇維者，即錫姓封樹。公之先，伯益典司三禮，尚父封公營邱，助化唐、虞，扶傾周、漢。爵窮五等，榮冠百工，雖繁華族，莫居其右。公諱蓋，字副世，前漢平帝錫字漢賢。公生為人瑞，歿為人神，神而靈應，代崇明祀。考史冊，薨位之歲闕書；徵譜諜，降神之年無錄：原其圖籍建號，取公ＰＰ錫字而名漢賢神矣。十一代祖周，謚康公，因避田和篡亂，爰宅於茲。會祖節，皇懷州刺史。祖賀，皇左司郎中。考智，皇成帝博士。

公五百年膺期，挺生漢代，神識沈敏，凜肅豐姿。經濟之略，夙富於襟懷；翊讚之源，久明於微旨。節用於內，樹德於外，（闕一句）時無與京；伐未萌之謀，世何能敵？繇是平帝聞之，深嘉其器，累徵釋褐，拜宣議郎。大明為臣之節，素抱匡時之術，肅治明法，敬天畏人。耿介對問，有任座直言；諫諍犯顏，同朱雲折檻。帝念公之為臣，迺社稷之臣也，迺錫之字。時元始季年，蕃戎猾夏，帝知公神武名略，又拜北平將軍，受律遄征，為民舒福。五申誓眾，定見無窮之勳；三略訓兵，決逞必然之捷。桴鼓作氣，果應神機，大潰群凶，振旅而返。獻俘受鉞，帝輸雁塞之憂；命爵庸勳，公拜鳳池之詔。除幽州刺史。臨下簡肅，禦眾詳明，清聲獨彰，飽聞天聽。遷冀州刺史。爰革舊規，維揚新令，間執私黨，斥遠奸回。大副宸衷，殊褒丕績，封險瀆侯。累承渙汗，倍戒驕淫，絕盤遊之娛，除罣弋之物。化源既厚，錫命愈深，又封關內侯，兼知河北道事。兩綰郡符，救旱有隨車之雨；二秉侯印，臨邊無擊柝之聲。任彌重轉勤，位逾高尤謹，居祿以德，不其然乎！詩云：「樂隻君子，邦家之光。」公之謂矣。

時屬漢之季世，臣莽巨君逆天，肆凶踐極。公銜哀之次，憤氣填胸，按劍呼天曰：「我先帝朝夕思治，寤寐求賢，子惠困窮，民服厥命。任我事，效我功。與惡而棄好，非謀；去順而效逆，速禍。天監孔明，敢臣偽主？」迺於幽、冀中分，以濟水之南，深溝峻壘，繕甲兵，具車乘，戈矛林植，雉堞雲平。一方民飲公之惠愛，尚公之忠節，罔不祇若。時偽主令大將軍鄧鬱帥兵討攘，公獨步戎場，卓然雄略，不恃其險，而恃其德。進戰虎賁爭先，退守金湯莫固，大挫敵，不克而還。公純臣純孝，冠絕古今，神勞遠謀，思複

漢業。大勳未集，公薨於位，冀、趙之民。號泣如堵。耕夫釋耒，若子產之喪鄭邦；童子不謠，類五羖之亡秦國。會漢室複興，追諡公號，禮也。有子五人，鹹名掩前哲，克纘鴻業。章帝拜孟子為郎中，仲子左翊衛大將軍。至和、順和二帝，徵命諸子，建爵榮位。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公之一門，克彰二美，順契天道，信感人心。美哉輪奐，清廟（闕二字）儼然如（闕一字）二子侍坐，奉塚祀焉。趨詣者鱗集，皆股栗懾威；祈禱者雲臻，俱蠍槨生敬。列國之君，粢盛（闕一字）替，民有災而恩靈必讚，歲若旱而雲雨時興。德著四維，福流千古，以爾靈感，定霸於茲，不文於石，奚彰厥美？

沈伯儀

伯儀，吳興人。武後時為太子右諭德，曆官祭酒修文館學士。

郊丘明堂嚴配議

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後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為詳備。虞、夏則退顓頊而郊嚳，殷人則舍契而郊冥，去取既差，前後乖次。得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間於二主；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感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父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頻繁，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宗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為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圓丘方澤，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開萬　，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竊維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謹議。

李昭德

昭德，司刑太常伯乾裕子。擢明經，累官御史中丞，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台平

章事。以怙權貶欽州南賓尉，召授監察御史。來俊臣誣以謀逆誅。神龍二年贈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請建皇嗣疏

臣聞語言武之道，布在方策，豈有已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則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得天子子孫，為萬代計。況陛下承天皇顧托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

東方虬

虯，武後朝官左史。

尺蠖賦

六氣氤氳，四時平分，天道恍忽，是生萬物。化而為鳥兮，有鳴鳳之來儀；化而為蟲兮，有尺蠖之能屈。原夫蠖之為生也。不飲不食，非榮非利，無欲進道，處身似智。幸稟天地之生，亦承雲雨之施，哂搏擊而爭疾，輕爪牙而自致。其勇也，不怯雷霆之聲；其慎也，寧勞鷹隼之鷙。浩然無悶之境，獨處不爭之地。多其順時而出，就暖而長，吐微絲以逍遙，蹙緩步而來往。當靜泉澄，遇躁風興，屈伸進退，翼翼繩繩，同吹萬而生養，體抱一以含宏。聖人書之以作誡，君子行之而足徵，況不才之下士，敢求伸以自矜？

蚯蚓賦

惟陰陽之播氣，實萬類以呈形，有微蟲之稟質，應甲子而濕生。雨欲垂而迺見，暑既至而先鳴，乍逶迤而鱔屈，或宛轉而蛇行。內乏筋骨，外無手足，任性行止，物擊便曲：徒進退而皓首，竟不知其所欲。東西詰屈，南北夤緣，上食塵塊，下飲淵泉：應軒轅土德之王，入蔡邕勸學之篇。其體甚微，其用至專，墐泥塗以自保，觸鹽滋而罔全：豈造化之賦命？信歸之於自然。

蟾蜍賦

觀夫天地之道，轉萬物以自然；鱗蟲之聚，有蟾蜍而可稱焉。鳥吾知其擇木，魚吾知其

在泉；此皆嬰刀俎公生患，而我沈冥而得全。爾其文章皖目，銳頭皤腹，本無牙齒之用，寧懼鷹鸇之逐？或處於泉，或漸於陸，常不離乎跬步，亦何擇於棲宿？當夫流潦初溢，陰霖未晴，乘清秋之良夜，散響耳之繁聲。湒洞雷殷，混萬籟而為一；喧咝鼓怒，怛異類以那驚：既莫知其所止，故迺逢時則鳴。觀其忘機似智，稱善不伐，進而無愧，恥魚之曝鰓；退亦能謀，笑黿之灼骨。方將樂彼泥中與井底，安能出乎河長與海闊？稱其異則畫地成川，語其神則登天入月，豈真窪坳之內，而見其浮沒？意茲蟾蜍，匪陋攸居，沼沚之毛，恣涵泳之無斁；蘋繁之菜，兼糗糧而有餘。方其鳴，孔公若聞於鼓吹；當其怒，越子反駐乎乘輿。彼龍蛇之蟄也，吾不知其所如。

韋元旦

元旦，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補東阿尉，遷左台監察御史。與張易之有姻屬，易之敗，貶感義尉。召為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景龍二年為修文館學士。

遊神泉詩序

美原縣東北隅神泉者，雖無樹石森深之致，而有豁險清泠之異。韋子蓋嚐倦簿領，洗塵冥，爰命丞太原王公、主簿平陽賈公、尉南陽張公釋事以遊焉，喟然而歎曰：陵穀之變雖窮，造化之功何檢？有窮則適變，無檢則忘功：所以物效其奇，事冥其契。嗟虖！恨不得列之玉檻。漱以瓊漿，勝負無私，流俗所忿。徒觀其色潔，其味美，起自文明首秋，時則垂拱元夏，隤祥應運，非醴泉歟？不然，何明祈雜（闕一字）降福畽，而幽通這若此也？澗形如規，四望若掃，平地可深百許尺，東西延袤七八十尺。下積員泉，（闕一字）渟鏡澈，莫測其底。南流出界，雖雲漢昭回，而滲漉無端，則所謂上善利物，穀神不死。豈虯龍窟宅，靈仟福祐，懷清佇俊，抱逸尋幽者乎？躋顥氣而瑩襟情，疏元流而屏喧濁，忘歸淡定，盍賦詩雲。

張齊賢

齊賢，陝州人。聖曆初為太常奉禮郎，遷博士，論禮制合古議，累遷諫議大夫。

明堂告朔議

禮官狀云：「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告

朔。」是知他月天子告朔矣。又按《左氏傳》，以魯侯不告朔為棄時政也，則諸侯閏月亦告朔矣。又按《周禮》「太史職頒告朔於邦國之中」，《禮記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皆有閏月王居門之事，是天子亦以閏月告朔矣，非是天子不告而諸侯亦告也。穀梁子去聖尚近，雖閏月告朔之義，與左氏不同，然皆以天子諸侯每月當行告朔之事，兩禮之設，其文甚著，不可謂經史無正文也。

又禮官狀云《周禮天官太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象法於象魏，使萬人觀之，浹日而斂之。」即是謂《禮記玉藻》之「聽朔」，因此遂謂王者唯以歲首元旦一告朔。此說非也。何者？太宰所云「布治於邦國都鄙」者，布其所掌太宰之典也。故《地官司徒職》則布教典，《春官宗伯職》則布禮典，《夏官司馬職》則布政典，《秋官司寇職》則布刑典，唯《冬官司空職》亡，以五官之職言之，則其職亦當布事典也。此乃六官各以正月之吉，宣布其職之典，非告朔也。幹寶之注，以經所云「正月之吉」者，即是正月之朔日也，故解云「吉是朔日」也。今云告朔日者，即傳寫之誤，不可據以為說也。

又禮官狀云「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故云「《左氏傳》云：『既視朔，遂登觀臺』，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又云：「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謂。」此大謬也。何者？《左氏》所言視朔者，猶玉藻之「聽朔」也。今禮官據《左氏》有魯侯行視朔之禮，即謂諸侯每月當告朔；《玉藻》亦有天子行聽朔之禮，亦有閏月王居門之事，即天子唯歲首一告朔。何其一取而一捨也？又《孝經》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又云：「明王以孝理天下。」豈有王者設教，使諸侯尊祖告朔，而天子不告也？非所謂以明事神訓人事君之義。又禮官狀云：「鄭所謂告其時帝者，即太皞等五人帝。」此又非也。何者？鄭注惟言告其時帝及其神以配文王、武王，不指言天帝、人帝，但天帝、人帝並配五方，時帝之言包天人矣。但以文王、武王作配，則是並告天帝、人帝，諸侯受朔於天子，故但於祖廟告而受行之；天子受朔於上天，理宜於明堂告其時之天帝、人帝而配以祖考也。故《玉藻疏》載賀瑒義，亦以時帝為靈、威、仰等五天帝。且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今若但告人帝，則聖人之道未備，非所謂能饗也。

又禮官狀云：「若天子每月朔旦告祭，然後頒之，則諸侯安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是明太宰以歲首宣布一歲之令，太史從而頒之。令既頒矣，政既行矣，而王猶月月告朔，復欲何所宣布者？《春官太史職》云：「頒朔於邦國。」是總頒一歲之朔於天下諸侯，故諸侯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而王猶月月告朔，頒之於官府都鄙也。此謂畿內，彼謂

幾外，事不相關也。

又禮官狀云：「漢魏至今莫之用」者。秦人滅學，經典不存。漢祖馬上得之，未能備禮。自魏以下，喪亂宏多。豈可以漢魏廢禮，欲使朝廷法之也？又禮官狀云：「禮論等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禮。」崔靈恩《三禮義》、《宗廟祭服義》亦載天子視朔之服，不可言無也。又《貞觀顯慶禮》及祠令，非徒無天子每月告朔之文，亦無天子歲首告朔之事，今禮官何以言天子歲首一告朔乎？借矛擊楯，昭然易了。每月告朔，在禮不疑，尊祖配天，於義為得。若乃創制垂統，損益舊章，或欲每月聽政，或欲孟月視朔，此則斷在宸極。事關執政，固非羣議所得參詳。謹議。

七廟議

昔孫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代，有一國者事五代。」則天子七廟，古今達禮。故《尚書》稱「七代之廟，可以觀德」，《祭法》稱「王立七廟，一壇二墠。」《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祫祭之禮，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廟，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太祖者，商之元王，周之后稷是也。太祖之外，更無始祖。但商自元王已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已後，十有七代，至武而有天下。其間代數稍遠，遷廟親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即以高皇帝為太祖，太上皇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為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太祖。其高皇、太、皇處士君等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為太祖。其征西、豫章、潁川、京兆府君等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歷茲已降，至於有隋，宗廟之制，斯禮不易。故宇文氏以文皇帝為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為太祖。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歷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宏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廟，親近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

今皇極再造，孝思匪寧。奉二月二十九日敕，七室已下，依舊號尊崇。又奉三月一日敕，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朝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為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迺鄭元注《詩· 雍》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為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為太祖爾，非祫祭群主合食之太祖。今之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為始祖，斯為不可。

何者？昔在商周，稷卨始封，湯武受命。湯武之興，祚繇稷卨，故以稷卨為太祖，即皇家之景皇帝是也。涼武昭王勳業未廣，後主失國，守土不傳，景皇始封，實基明命。今迺舍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考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為太祖，晉氏不以殷王卬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為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為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為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為太祖乎？漢之東京，太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制下公卿，議者僉同，帝亦然之。唯杜林正議，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繇后稷，漢室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云：「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主聖臣賢，其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浸遠，方複立之，是非三祖二宗之意也。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宗廟事重，禘祫禮崇先王以之觀德。或者不知其說，既灌而往，孔子不欲觀之。今朝命惟新，宜應慎重，祭如神在，理不可誣。請敕加太廟為七室，享宣皇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之議。謹議。

馮萬石

萬石，聖曆初第進士。大足初中嫉惡科，神龍初中才高位下科，景雲中中懷能抱器科。開元初重考及第，六年中超群拔類科，十三年考判入第，十六年又入第，二十六年中文詞壯麗科。凡九登科選。

對文詞雅麗策

問：朕聞至道雖微，不言而化，皇天陰騭，相叶其彝：信寒暑而生成，施雲雨而沐潤，垂範作訓，樹君育人。時有澆淳，教垂繁略，成湯既聖，禹道云亡。桑扈穀風，屢動詩人之刺；塞門反坫，時貽宣父之嫌。我國家振彼頹綱，開茲盛業，朕以不德，襲號乘時，而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宏厥理，其義安從？至如視聽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夫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修外為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又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

對：臣嘗黽勉讀書，夙夜匪懈觀前代之事，稽王者之風。欲樹文明，必招俊乂，所以平章百姓，昭暢萬人，負黼扆而海宇清，垂衣裳而天下理。今陛下朝盈多士，野無遺賢，猶復發德音，下明制，張雲羅以掩俊，設天網以頓奇，片善不遺，有能皆進。故得飛飛

丹鳳，棲翼於帝梧；皎皎白駒，連食於場藿。縱夷、齊、巢、許，咸屈於茲，臣既庸妄，豈敢當此？且聲非入異，譽不出凡，文律未明，才用無取，謬參推擇，濫赴搜揚，安敢避直飾詞，向華乖實？但丹誠有厲，至敬無文，敢竭鄙聞，用當明試。然將涓滴以足海，用纖埃以增岳，雖寡攸助，誰能默哉！

臣聞建國興邦，必以黎元為本；康時訓代，必以政術為先：軌謨雖異，理化皆一。昔者太上之君，崇道以致化，立德以養物。人必欲壽，敦禮教而不傷；人必欲富，薄賦斂而不困；人必欲逸，則省力而不勞；人不欲危，即扶持而使固。不強人之所惡，不禁人之所欲，故能無為而理，不言而化。及至中古。行仁履義，克已厲身，拯溺於人，博施於物，即能陰陽不錯，風雨以時，疾疫必除，妖孽莫起。洎乎末代，政令不作，刑法聿修，奢侈是崇，禮樂非雅，時無美善之說，俗有姦邪之衅。豈不由君失其道，臣非其人，澆薄浸興，淳樸離散者也？今陛下出號施令，罔有不常；齊物正人，各得其所。然猶綜覈古今，稽謀政教，視先王之得失，崇今日之高明。以此天聰，尚云不德，巍巍至化，謙尊而光，非臣愚昧，所能涯際。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弘厥理，其義安從」者。臣以為皇極將立，莫先擇俊，得人則政和，非人則政失，人賢化遠，豈不謬哉？至如因能任官，量賢受祿，即百僚濟濟，萬姓安安。去無用之言，除無用之器，即情實斯得，謬說不繁。數纖以時，謹身節用，即倉廩儲積，黎庶完豐。進有德而退無良，即庶位允釐，庶官不曠。尊有功之子，棄無功之人，即營事者不惜其身，制作者能竭其力。罰必當罪，及姦回自除；賞必中賢，則人臣自勸。夫如是，則海內行大中之道，天下有幸甚之言，何憂夫皇極之道未敷者也？若乃列張輔佐，建立官司，詢忠直之言，開進諫之路，用能獻可替否，補過弼違，外藏主之非，內正君之失。今陛下乃順時而動，非道不行，事無不嘉，人欲何說？故獻納之職，諫諍之詞，但可略言，莫知所議，大哉至德，實冠古今。且朝無妄臣，縱朱雲重生，安得折檻？人不妄從，雖辛毗不死，曷聞牽裾？天子甚明，是故羣臣無事，亦何憂文軌之闕哉？

制策曰：「視聽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王者法乾理物。觀象裁規，敬順天時，恭行月令。「恆若時若」，罔有咎徵矣。尊九疇之儀，修八政之規，事不失儀，動不違制，出處語默，皆歸于仁。依乎中庸，遠棄偏黨，垂至道於萬國，寄良政於百官，直道而行，不可則止。「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不日而致矣。「視聽貌言」，無從而失也。

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修外為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期要」者。臣聞化難將美，人各有心，不違制節，

必有放縱。故先王作典禮以防之，興雅樂以感之，用能移風易俗，安上理人矣。今陛下行宗廟之禮，故能配天地之神；履直言之議，故能立上下之敬；聽宮商之變，故能分善惡之俗。捐鄭衛之音，奏簫韶之樂，正疏略之弊，敦揖讓之儀：州郡大行，朝廷式序，同異斯達，內外罔差，既合盡美之端，何問不才之子？若罄愚而說，則陛下無「有昧」之咨；若駐筆而述，則陛下鍾「佇明」之訪：實迷誨遊，何足知之？臣聞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既列同異之因，將分內外之殊。皇王是尊。古今所重，俱為時用，其功一焉。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者。臣聞四時武德，制之以周王；五行文始，本之於漢帝。制策曰「昭德武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者。臣聞昭德武德，實有攸尊之道；昭容禮容，出於劉氏之代。昔者魯哀公問儒行，宣尼有更僕之勞；孔父訪鳥官，郯子生傾蓋之倦。然宜富學滄海，猶黽勉於一隅，況乎道謝桂林，豈對揚於庶事！徒周遊於文苑，終展轉於迷津。謹對。

對求賢策

問：選賢舉能，秀造參用，今之所薦，誠為得人，未聞含聲待扣，乃有不耕而獲，十室忠信，理亦難誣。若遂踐於清朝，仗何材濟物？又二老歸周，見稱何德？八元佐舜，見述何功？滋泉以何術見？稱莘邑以何辭作相？

對：昔者聖人之立極也。選眾舉能，列官分職，以通天地之德，以類亭毒之功，臣哉鄰哉，時用遠矣。主上重光纘曜，紹開中興，拜軒於受命之初，希俊賢於御極之首。茲乃羲、軒之志，堯、禹之心，勤求道要，實所望清光哉！故鄧林有必至之材，崑山亦無藏價之福，可不謂然乎？臣以妄庸，藝無兼採。謬從卑列，應此嘉薦，誠非鉛朽，所能塞充。然天休震動，虛求秀逸，揚於王庭，亦僥俛矣。顧當參明，試獻嘉謀，竭謏聞，敷大體，言用身退，以酬萬一，豈所謂不耕而獲，邀名幸時而已哉？今見屬有司，恭承下問，懋陳常務，自謂無奇。若得飾躬召見，對揚天休，下學上達，舒情竭憤則亦引諭陰陽，較明時政之要；咸激枉直，甄摭授受之宜：效其涓埃，以增海嶽耳。若遂踐清朝，濟時成務，其道甚大，惟變所適。俾聞後命，則藏器而動，顧以更僕，亦何盡言？曲學鯫生，居今志古，若乃終為令德，功實佐時，披卷懷人，恨為異代，雖慚非博物，敢不揚言？則夫西伯善養，夷、齊以讓國歸老；帝舜舉能，元、凱以通才受職。惟師尚父，韜鈐乃適道之功；相時阿衡，鼎飪獻為君之術。雲臺紀績，吳、鄧懿其元勳：麟閣圖功，衛、霍流其茂實。謹對。

對曆數策

問：元黿效祉，鼎命昭夏王之祚；赤鳥呈祥，金德總商君之業。白魚躍而周道隆，丹雀來而秦德霸。殷因夏禮，損益可知，秦盛周衰，天人何昧？若水滅火起，殷周之運匪人；若桀暴紂昏，廢興之期自我。然而龍鬥興於夏日。黿褭發於周年，災祥兆於前成，荒敗形於後政。蕩蕩之德，何所加焉？佇爾揚名，為餘張目。

對：臣聞天地草昧，洪鈞列五運之期；雲雷始屯，大德分一人之位：莫不時來命偶，人迪天將。白環昭虞後之功，元珪錫夏王之德，空桑負鼎，遇為牲之君；渭水張羅，得非熊之相。伏惟陛下化光坤載，道葉乾行，總五氣以發生，籠百王而亭育。粵若稽古，推曆數之存亡；感而遂通，酌天人之符命。明揚側陋，典采芻詞，開闡大猷，旁求雅問。則天文幽遠，誠匪管窺；然人事昭彰，敢陳壅塞？原夫興亡有數，符命無差，遽啟丹書，俄回白璧。君臣道合，則遐邇乂安；上下情乖，則邦家板蕩。水火革而天人順，暴虐行而桀紂亡，百六為霖旱之災，七九非湯堯之運。曆數斯在，惟德動天，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故德者五行之義也，人者兩儀之心也，人心動而悔吝生，德義形而陰陽謝。必乘金運，則殷不及於期；果曆木行，則周不及於數。龍鬥黿褭之發，人與事並；白魚丹雀之符，德將時應。神道設教，金土之運匪他；人文化成，狂聖之來是我。蕩蕩之德，何敢不通？翼翼之心，奚施不可？天也人也，聽匪克分；時乎命乎，昭濰贔辨。臣優柔理道，杳同河漢，或躍文江，懼深冰穀。謹對。

對議邊塞事策

問：東胡逆命，北海為墟，朝廷循修複之功，邊境乏折衝之寄。遼水東西，城池不複；丸山左右，職貢猶迷。其數淆聖遺黎，九州故地，飄然零落，可不痛哉！今欲示以威惠，申誘約束，選眾之舉，未睹於今；出群之略，何必是古？指明其要，無大簡焉。

對：古之王者，仁覆萬類，不以中外為隔，而以兼濟為心，固能出門同人，遠近感應，含生受氣，靡不從助焉。蠢彼林胡，阻分遼漢，挺而走險，代構其患。昔我大唐之創業也。東舉日域。北暨幽陵，不毛之類，僉率貢職。頃邊吏不謹，愆我王度，夷戎怙亂，遂荒塞亙。致迺虔劉朔邊，騷驚河冀，天地悔禍，人亦有心，懷我舊章，自相魚肉，遊魂待命，為日久矣。光天纂曜，景號昭升，萬靈與能，兩儀交際，蠢彼醜裔，何獨非人？但未諭堯心，自疑其譴，累息踖，猶昧占風。且舜自側微舞幹，而有苗即敘；湯亦小惠褒羅，而異方懷柔。今若一選王人，以備行李，諭茲天造。慰彼遺黎，則兼程驟步，不日而至。北極夷障，無限於幽荒；東絕扶桑，盡同於封內：何止兵不血刃，野無勞師，

複遼水之城池，循丸山之琛賾而已。若迺選眾舉能之術，五材三略之奇，亦鏘鏘廟堂，濟濟朝序。人誰不職，知臣在君，何待庸言，而後行是。羲皇之代，戰征不興；文景之時，韓彭勿用：雖欲自效，亦無所施。謹對。

對不以采蘋為節判

〈甲會射，制氏不以采蘋為節，取由加罪。訴稱：非三命已上。〉

三皇威察，利用弧矢；六藝和容，率由飲射。故澤宮相圃，揆尊卑之節；出正中質，定賢愚之分。既參之以樂章，必備之以禮物。甲利迺習妙，言會其儀，豈徒主皮之善，將勤君子之爭。制氏頗曉鏗鏘，班乎樂職，屬斯登降，須徇疇人。寧宜簨虡不修，鍾鼓靡奏，闕於所守，罪亦何疑？至如武侯熊侯，自天子而斯達；采蘋采蘩，由命士而有差。理合各附等威，鹹依節制。訴非三命，已覺遊詞；將扣兩端，須知甲品。請更閱實，然後定刑。

吳揚吾

揚吾，聖曆初成均博士。

明堂告朔議

臣等謹按《周禮》、《禮記》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禮。夫天子頒告朔於諸侯，秦政焚滅《詩》、《書》，由是告朔禮廢。今明堂肇建，總章新立，紹百王之絕軌，樹萬代之鴻規，上以嚴配祖宗，下以敬授時令，數纖知禮樂，道適中和，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若因循頒朔，每月依行，禮貴隨時，事須沿革。望依王方慶議，用四時孟月日及季夏，於明堂修復告朔之禮，以頒天下。其帝及神，亦請依方慶用鄭元義，告五時帝於明堂。則嚴配之道，通於神明；至孝之德，光於四海。

魏靖

靖，武後朝監察御史。

理冤濫疏

臣聞古之綱紀，在乎降殺，理道攸寄，人命所懸。法務於寬，刑期尚簡，猶慮底欺過制，旋濫不歸。臣遠睇前經，曆探故事，刑得其中，則風雨順而陰陽和；法失其宜，則怨濫興而災眚作。虐臣酷吏者，資矯佞以事君，行刻薄以臨下，矯佞似乎用意，刻薄類乎無私。侮憲害公，弄權撓法，倚深之奏。似公之請，既肆淫巧，理難聽察。其周興、來俊臣、邱勣、萬國俊、王宏義、侯思止、郭宏霸、李敬仁、彭先覺、王德壽、張知默者，既堯年四凶矣，恣愚騁暴，縱虐含毒，讎疾在位，安忍朝臣？罪逐法加，刑隨意改。當其時也，囹圄如市，朝廷以目。既而神靈不昧，冤魂有托，行惡期報，禍淫可徵，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臣竊見來俊臣身處極法者，以其羅織良善，屠陷忠良，籍沒以勸將來，顯戮以謝天下。臣又聞之道路，上至聖主，傍洎貴臣，明明有羅織事矣。俊臣既死，推者獲功，胡元禮超遷，裴談顯授，中外稱慶，朝廷載安。破其黨者，既能賞不逾時；被其陷者，豈可銜冤累歲？且稱反之徒，須得反狀，惟據口辨，即請行刑，拷楚妄加，疑答何限？故徐有功以寬平見忌，斛瑟羅以妓女而受拘，中外具知，枉直斯在，借以為喻，其餘可詳。臣又聞之，郭宏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被遮而遽亡，霍獻可臨終膝拳於項，李敬仁將死舌至於臍：皆眾鬼滿庭，群妖橫道。近集若響隨聲，備在人謠，不為虛說，伯有晝見，殆無以過，此亦羅織之一據也。臣以至愚，不識大體，儻使平反者數人，眾共詳覆來俊臣等所推大獄，庶鄧艾獲申於今日，孝婦不濫於昔時。恩渙一流，天下幸甚。

蔣挺

挺，義興人。武後朝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曆湖延二州刺史。

對增貲就賦判

（劉乙為邑，道百姓增貲就賦，減年從役。）

皇明撫運，萬　欽承，墨綬為邦，四人從化。雖輯寧之道，自我國章；而惠養之規，亦憑良宰。劉乙懷符宓賤，比績劉平。增貲減年，誠一時之異政；以今方古，亦千載而同風。撫狀雖欲驚款，論情翻可嘉尚，請從薦舉，用表賢能。

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